

少年阿祿師

掌中戲藝師李天祿



李天祿一生堅持不做受人操縱的仔仔，因此在得失間嚐盡人情世事的冷暖。

我的一生在戲台上化身千萬，在我十指間操演過多少生生死死，台上演的，台下看的，孰真孰假？有時不禁想問——誰才是戲台上的仔仔？

掌 中戲藝師李天祿，在戲台上、在電影中，一直扮演別人的喜怒哀樂、悲歡離合，但當他一躍而成主角時，那曾經屬於他年少的歲月，壯年的掌中天地及晚年的璀璨妙境，一路行來，雖崎嶇卻豁然，雖坎坷但達觀。他在世故的練達與童稚的率真間自在遊走，用一顆完全開放的心面對世界，以一種屬於自己的幽默方式過日子。

紅色燙金小盒，朋友以為他要抽煙，忙著點火，他卻不疾不徐地打開盒子，把放在裡面的假牙拿出來戴上，然後說：「亞米茄」的錶盒真不錯，放假牙剛剛好。」

觀察戲偶 激發學藝興趣

李天祿，一九一〇年生於台北一個以操演掌中戲維生的家庭，跟著父親學戲是件天經地義的事，也是件痛苦的事；如果擎仔仔的姿勢不對或動作太慢時，父親就拿木刻的仔仔頭狠狠地敲徒弟的頭，很多人因此不敢當他的二手，父親乾脆叫他跟在身邊學，即使面對自己唯一的兒子，犯錯時照打不誤，肉作的人頭當然抵不過木製的仔仔頭，那種痛直到採訪

有一則從朋友那邊轉述，有關於李天祿的趣事是這樣的：有一回，這位朋友陪李天祿到餐廳用餐，一進門就有人認出李天祿而喊他「阿公」，他面帶微笑地和在場的人揮手、點頭，等坐定後，隨即從口袋裡掏出一個

然而最吸引李天祿，激發他學習掌中戲的最大因素當屬劇本中一些逗趣、機智的俚語小故事。

遇雙絞棚 內山皇帝蒙羞

外公家的農田、書房裡搖頭晃腦的叔公和鄰居的玩伴，佔據李天祿的全部生活，無憂無慮的童年就這樣持續到九歲那年的夏天。九歲喪母，失去母親的李天祿形容自己「親像雞仔失去雞母，無通好依靠。」父親續弦後引起的家庭風波，促使李天祿在十四歲時即憑著半生不熟的操演技術，當起「頭手」（主演），開始遊山的歲月。

一九二六年，那一年，李天祿才十四歲，是個矮小的困仔，到文山郡（現在的石碇、深坑一帶）當掌中戲頭手前，尚不曾獨立演過一齣戲，一直都還是父親身邊的二手。

「在山裡，每次戲班要開



在掌中戲的行話裡有一句「三分前場，七分後場」，明白點出後場的重要性；圖為掌中戲的後場。

當時仍令李天祿想起來還會怕。從八歲開始每天和父親

學戲當中，小小年紀的李

學「仔仔步」（就是各種基本動作），白天到書房上課，下午放學後到戲班幫忙，有時跟著父親跑晚場，一到晚上九點鐘他就開始打瞌睡，他一睡手上的仔仔就變成「柴頭人」，台下的老戲迷一看就知道小阿祿的「度龜」時間又了！有一回，父親擎的皇帝已經出場好幾次，他擎的隨從太監卻像木樁一樣，直直地站在台上紋風不動。可想而知，散戲後小阿祿的

額頭又被狠狠地敲了一頓。

天祿最喜歡觀察各式各樣的角色，研究他們的特殊習性，他最鍾愛戲裡特異怪行的七個角色——缺嘴仔、大頭仔、人相、黑賊、憨仔、殺手、魁頭慶仔，俗稱「七丑」。他們通常都是小角色，卻有推波助瀾之功，而這些小人物就像人生的縮影，他們的善良、奸詐、貪婪、憨直，往往最容易換來觀眾的會心微笑，在真實生活的週遭，不也很多這種人物嗎？

始演出前，都會先到街上敲

鑼打鼓作宣傳，通知村民來

看戲。我走在一群後場樂師

師傅的前面，幻想自己是個

正在出巡的內山皇帝，便沾

沾自喜，雀躍不已。」遠離

家庭紛爭，李天祿快樂地在

山裡做他的「困仔師」。山

裡的人看戲不太計較，窮鄉

僻壤的，有戲看就好。通常

請戲是為了酬謝神明、祈求

平安，藉看戲調劑單調的農

村生活，還可以連絡鄉鄰的

感情，所以大家對戲劇本身

要求不多，也因此，李天祿

較敢放手演，就這樣把過去

在台北看過、學過的戲一齣

一齣慢慢的研究，然後一村

一村的「試演」。演完舊的

就回台北和父親學新齣頭，

添購新仔仔，再回山裡試

演。隨累積戲碼的增加，觀

眾愈來愈喜歡看他的戲，有

些人還跟著戲班一山走過一

山，只為了早一點看到戲的

結局，大有欲罷不能之勢。

在遊山歲月中，最令李天祿難忘及影響深遠的就是生平第一次遇上「雙棚絞」。「雙棚絞」就是兩個戲班同時同地演出。從前的戲班規矩很嚴，遇到「雙棚絞」時雙方頭手要演相同的戲碼，頭手以技藝爭取觀眾，雙方可以互相吟詩作對，交相問答，那邊對錯聯子，那邊應答如流，雙方高下立即分曉。有時候，出錢請戲的「爐主」故意不讓雙方頭手知道是否會有「雙棚絞」，屆時再考雙方的功力，所以當頭手的人半點都不敢馬虎，怕砸了自己的招牌。

十五歲那年，李天祿第一次面對「雙棚絞」，「爐主」指定要演〈乾隆君遊西湖〉，這齣戲李天祿還沒學會。幸好對手是父親的好友成仔伯，知道他的情況後，答應馬上教他，當天下午的戲演完，兩個人一老一少的坐在土地廟旁的榕樹下上起課

來，一個教，一個學，口白、動作，都要在第一時間內牢記在心。直到開演前，李天祿仍然相當緊張，成仔



在李天祿的堅持，長子陳錫煌和次子李傳燦的努力下，已有數團由小學生組成的掌中戲團加入演出，用行動把傳統留下來。

個十五歲的團仔有多大的本領！突如其來的舉動，嚇得李天祿臉色發白，愣在那邊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幸好成

仔伯馬上發現，命人撤去黑布，並對他使眼色，要他繼續跟著演，看到成仔伯關愛憐惜的眼光，簡直如獲重生。就在這種驚、喜、懼、怒交雜的心情下把〈乾隆君遊西湖〉演完。

散戲後李天祿跑到後台找到那個打鼓佬，並對他立下重誓：「海水雖闊，船頭也會相抵，总有一天一定要出頭天。」李天祿知道，只有靠自己

的本領才能洗刷今天的羞辱和委曲，相信有心打石，石能成空。並期許自己將來也能有成仔伯的氣度和風範。光陰就在翻山越嶺的路途中伴隨鑼鼓笙歌消逝無蹤，李天祿常在散戲後，一個人站在空蕩蕩的戲台上，朝著對面的遠山，大聲喚（ㄉㄨㄩˇ），蒼鬱的群山也不吝於回應他，有時候靜臥在戲台上，默默數著在天邊閃爍的星光。李天祿把這段在山裡的歲月稱為「喚（ㄉㄨㄩˇ）戲」的日子，一方面可以練發音和聲量；另一方面，在那段年幼孤獨的歲月裡，對家庭的失望和親情的孺慕，都在群山一聲聲的回應中，獲得短暫的慰藉。

在山裡待了五年後，十八歲那年的夏天，李天祿由石碇山區重回台北，經過幾年的磨練，他已經不是當年的團仔師，一心想在台北的掌中戲界，擁有自己的江山。

畢生心血 布袋戲文物館

回憶起這些相距一甲子以上的點滴，對於自己年幼時的不幸及年少時所受的屈辱，李天祿毫不諱言，並表示如果不是後母的刺激，也許不會有今天的李天祿，如果不是年少時受到侮辱，以他當時的自視，或許成不了什麼氣候，「戲棚下站久是你的」，李天祿的堅持，使得傳統掌中戲不但得以傳承下去，更將它推展到國際舞台，當連連獲獎，自世界各國載譽榮歸時，李天祿仍不改親切作風，或許，世間榮華對一個歷經生命滄桑，八十多歲的老人而言，只是生命中的點綴，他最掛心的還是古典掌中戲的保存與傳承，在有生之年積極籌建「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」，並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開幕，對外開放。

「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」

位於台北縣三芝鄉，一樓是表演場，可容納一百多人，供表演並開放給掌中戲社團練習。二樓闢為戲偶展覽廳，今年以〈岳飛傳〉故事為主軸，分為〈周侗傳藝〉、〈岳母刺字〉、〈兀述掛帥〉、〈八大鎗〉、〈王佐斷臂〉、〈岳飛點將〉等六個主題。

回想採訪當時，李天祿手擊關雲長，意味深長地表示：「我一生堅持不做受人操縱的仔仔，雖然在得失之間嚐盡人情世事的冷暖，但並無怨言，畢竟人生總要『苦齣笑魁攏總有』才有夠精彩。我的一生在戲台上化身千萬，在我十指間操演過多少生生死死，台上演的，台下看的，孰真孰假？有時不禁想問——誰才是戲台上的仔仔？」

表演場裡鬧場鼓急急落下，一場好戲又將上演。當年莊周拂曉醒來，不知自己

是人是蝶，此刻，當鑼鼓笙歌揚起，誰才是戲台上真正的仔仔？

是你，是我。

源



李天祿用一顆完全開放的心面對世界，以一種屬於自己的幽默方式過日子。

懷念噶瑪蘭

峰巒疊翠

平疇綠野

美麗的蘭陽平原

是噶瑪蘭的故鄉

懷念噶瑪蘭

懷念噶瑪蘭

